

少年时代在家乡胶东半岛的小山村度过，除了寒暑假，我几乎每天都要翻山越岭，奔走在通往小镇惟一一所中学的山路上。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家乡山冈上的秋色有着深深的爱恋。一到深秋时节，弯弯的山道两边，所有的草木都被晒染得金黄和通红。阳光煦暖、安安静静的中午时分，走在色彩斑斓的山路上，我经常有点流连忘返。去路边的石堰下采摘酸枣的时候，有时还会惊飞一些惬意地躺在阳光下，正摊开翅膀晒羽毛的小山鹑……

野菊盛开，草木尽染；大雁高飞，漫山红遍。这是故园家山的秋天留给我的美好记忆。我甚至觉得，用任何文字都无法准确描绘和传达出故乡之秋留给我的那种细微的感觉。

“人生识字忧患始”。长大后，读到了许多吟咏故国之秋、重阳登高的诗句，也随着自己的生活阅历日渐深远，方才渐渐体会到，菊花黄、草木染、雁南飞的重阳时节，竟是最易引起每个中国人的乡思、乡愁和乡恋的一个节日。

中国古代吟咏重阳节的诗词，真是难计其数。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要数唐代王维的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吧：“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还有一些诗词佳句，人们也是耳熟能详，如唐朝诗人崔国辅《九日》：“江边枫落菊花黄，少长登高一望乡。”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生活心态，中国文人有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只有拥有了真正的中国情怀，才能真正理解和体会那些中国式的乡愁，正如诗人流沙河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一诗里所吟唱的：“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鸪鸟，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中国传统的重阳节里，有佩插茱萸、饮菊花酒、登高望远等风雅习俗。细究起来，其中的每一个习俗都是独特的“中国故事”。

茱萸，又叫越椒、山茱萸、食茱萸或吴茱萸，属于茜香科的一种落叶小乔木。茱萸树可以长到半人高，春天开紫红色的小花，秋天结出枣红色的小果实，由黄变紫。屈原在《离骚》里写到了它：“椒专佞以慢偪兮，櫛又欲充夫佩帔。”这里的“櫛”，就是茱萸。在古人眼里，茱萸是香草和香料，也是药材，《本草纲目》里说：“吴茱、食茱萸一类二种。茱萸取吴地者入药，故名吴茱萸。”茱萸的小核果气息芬芳，能治寒驱毒，可除虫防蛀，民间甚至认为它能“避邪”。重阳节佩插茱萸的道理便在于此。

饮酒赏菊，乃至食菊佐酒，也是重阳节里必不可少的一项风雅习俗。“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可见在屈原时代，特别是文人雅士间就有赏菊的习俗了。三国时代的魏文帝、著名文学家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封著名书信，即《与钟繇九日送菊书》。原来，曹丕不在重阳节这天，给当时的重臣、大书法家钟繇送去一束菊花，并附书曰：“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彭祖，是传说中有800岁之寿的近仙之人。由此可见，重阳节送菊、赏菊，也与敬老健体、益寿延年有关。盖因菊花耐寒，不与春卉争荣，花期虽晚而持久。

到了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更是把重阳赏菊的故事推到了极致。陶渊明爱菊，因其品格高洁独秀，经得起秋后风霜的摧折。他当时不满官场的污浊，愤然辞职，回到家乡柴桑（江西九江），隐居在田园村舍之间。耕作之余，他在宅边篱下遍植秋菊，朝夕吟哦欣赏。他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呈现的境界，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和传颂。据说有一年重阳日，他正在对菊出神，忽然来了个白衣人，送来菊花佳酿一坛。陶潜喜出望外，禁不住对着篱下菊花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由此可见，重阳节饮酒赏菊，也和插戴茱萸香草一样，是重阳节里风雅至极的习俗风尚。

王维的诗中还写到了重阳“登高”。九九重阳，登高望远，起源于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文学史上著名的书信体山水美文《与朱元思书》的作者、南梁文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一书记载，有一个叫费长房的人，学到了道术。一个名叫桓景的人，前来拜他为师。有一天，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将有大祸临头。”桓景惶恐地问：“这该如何是好呢？”费说：“倒也不必害怕，你可带领家人，以茱萸系臂，登上高冈，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桓景照着去做了。傍晚回来，果然看见家里的牛羊鸡狗都死去了，全家人却因此躲过了这场灾难。这样的传说当然不足为信，但古人却信以为真，于是就有了重阳登高望远的习俗，民间甚至干脆把重阳节称为“登高节”。

记得少年时，每当重阳时节，秋收的农活差不多快要忙完了，此时也正是山上的野柿子、野酸枣和各种野生植物的块根成熟的季节，乡村孩子们一放了学，就纷纷上山采集野果，挖取各种药材块根。我们把这叫做“重阳小秋收”。虽无文人士们的风雅诗意，但也有自己实实在在的小收获。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登高望远，秋爽爽朗。风露萧萧半半黄，听得秋声忆故乡。不知故乡山冈上那红玛瑙般的茱萸果和野酸枣，还有故园篱下的野菊花，是否还在等待一个未归的人。



向往登高

郑荣来



或圆形或球形，或长形或矩形，都有匀称、规则、均衡、完整的意味，能给我们构成美的感觉，给人审美享受。而奇形怪状、感观不好，则被我们所排斥。“中国尊”，连名字都很中国。外观也很顺眼，有人说它“颜值”高，事实也的确如此。它与那些怪形楼相比，真的好看多了。2014年，它荣获“中国当代十大建筑”美誉，堪称实至名归。

喜登高是人之常情。“中国尊”开张之日，我很想前往登临，尽管我已是八旬高龄之人。我们登528米高塔，先进的跃层电梯只需两三分种。这比杜甫幸运多了，他53岁写《登楼》，57岁写《登高》，诗是杰作，但无论登山还是登楼，都需竭力而行。《登高》中“百年多病独登台”一句，透出暮年多病的悲凉。“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因病断酒，又映衬时世的艰难。当然，惟其艰难，才有真切感受，才有时代之叹，也才成就了佳篇。

高楼为许多人所向往，高楼又成为许多人的无奈选择。生活就是这样，充满着哲学的意味。

登高的向往，我最感兴趣的是登山。1965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第二年报社组织春游，去八达岭长城游玩。一说到长城，我非常兴奋。就冲毛主席“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我也必须去，况且那是一次登高！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好的一段，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段，是明代长城的精华，是长城重要关口居庸关的前哨，海拔高达1015米，地势险要，城关坚固。八达岭长城史称天下九塞之一，是万里长城的标志和象征。八达岭长城是万里长城向游人

开放最早的地段。到得最佳观景点，我遥望四处风景，美不胜收，心情好极了。我正眺望之时，一位搞摄影的同事，按下手中的相机快门。两天之后，送给我一张照片。我一看满意极了，远处是高山，天空阳光明媚，他抓拍的角度很好，又正是我神态极好的时候。长城，不再是远在天边的存在，它将长久留在我身边！此刻，我仿佛也在1015米的高度！

细说起来，最让我深感骄傲，又让我心满意足的，应该是登贵州梵净山。那是16年前，重阳节的第二天，秋高气爽，正是登高的好日子。我和一帮文学界朋友，前往贵州铜仁，登临梵净山。重阳节赏菊花、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习俗，我都不曾享受过，也无多大兴趣，惟独看重登高和赏秋。而此地此时此情，都是难得的最佳，又都让我领略到了。

梵净山，位于贵州东部铜仁地区，是武陵山脉的主峰，海拔2572米。登临此峰有两条路：从南路攀援，需登7896级台阶，号称“万步云梯”。从西线登临，汽车可达海拔2000多米的山腰，再步行爬几道山梁，才可

到主峰。我们走的是西线。我们开始爬山梁时，已是下午5时许。在这2000多米高的山脊小道上，时而爬坡，时而下坡，放眼前方，俯视众山，万千气象，让人心旷神怡。据说，在这里看西下的夕阳，也需要俯瞰。可惜，我们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忽然袭来大片浓云，把夕阳遮住了。

紧随而来的暮霭也渐渐降临。至傍晚7时许，天彻底黑了，我们也终于到达山顶旅店。此时，月色朦胧，时隐时现。立于旅店门外，忽然飘来一片云雾，在身边缭绕，够它不着，瞬间它又飘逝而去。在如此高处领略如此风景，是我迄今最难得、也必定是最难忘的享受。

这天晚上，在这独此一家旅店过夜，我和邵燕祥等同住一屋。窗外绝对寂静的天空和群山，又让我领略了真正的万籁无声。身上厚厚的被子，下身是电热毯，秋天的季节，隆冬的装备，也使我首次体验到高寒的意味。

前面的那座金顶，很让年轻人跃跃欲试。远看，它像一座圆锥形形的石山，直立于山脊之上，与山脊的垂直高度近百米，而直径不过30米，顶上又像被凌空一刀，劈做两半，上半截如两指分立，又如剪刀两叉，上有3米多长的天桥飞架，其险无比。

攀登金顶，必须手拉铁链，脚踩石阶或石坑，有时仰脸而上，如履云天，经两三级险处，方可到达这被称为“众山岳之宗”的极顶。这对勇者是个严峻考验。

金顶也是虔诚的佛家信徒向往的所在。在这总共只有数十平米的巅峰上，筑有两座古寺：一边有释迦

殿，供着释迦牟尼佛，一边有弥勒殿，供着弥勒佛。拜过释迦，再拜弥勒，是善男信女的心愿。

我们一行五六十人中，有十多位年轻的勇者，雄赳赳地前往“冲金顶”。我们四位年过“耳顺”之年者，无力再鼓当年勇。78岁的邵燕祥，79岁的陈昌本，64岁的我，61岁的汪兆骞，遥看年轻人如蚁爬树，我们只好望顶兴叹，发“后生可畏”的感慨。

无力冲顶，就准备迎战“万步云梯”。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但我总是不大相信这一说法，我也没有走不完这万步台阶的担心。

我们四个白发者，都有意“老鸟先飞”，一人吃了一碗面条，就率先出发，开始了这万步之旅。“走不动了就坐滑竿！”有朋友冲我们说。我们也看见了，有几位抬滑竿的当地农民，已等候在路边。我们问过，价钱也是不贵，规定按体重计算，一市斤一块钱。

出发时，我们都兴致勃勃，步履轻盈。因为这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大片的原始森林。路边的树木，也真是品种繁多，可惜许多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我最

想见的是美丽的黔金丝猴，但它一直没有出场。不像峨眉山上的同类，经常跑到路边，拦路打劫，抡枪抢嚼。身份高贵的此间至尊，却是轻易不出来，作风显得特别。

抬头看周围群山，山势如奔马如飞龙，起伏跌宕，莽莽苍苍，山表丛林密布，郁郁葱葱，间有块块淡红之叶，显示了渐次而来的秋色。当地朋友说，再过十来天，山色更好看。但仅就这秋色，已让我陶醉不已。我当时64岁之龄，从未观赏过如此秋色！

我曾数过200级台阶，发现有的台阶要走两三步以至四步，这才明白7986级台阶又称“万步云梯”并非虚言。后来又发现，每隔一程都有一个亭子，标明距山下还有多少步。

走了大约两个小时以后，身边陆续有坐滑竿者越过，其中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的都有，他们有的原本身体欠佳，有的因为登了金顶而体力不支。也不时有抬滑竿的农民叫我们乘坐，却都被我们婉谢了。

其实，我们的腿脚也已经走得不利索了，我们见亭子就歇脚，借此调整体力。历经四个小时，我们终于走完最后一级台阶。这时，我回头看山顶，“哇！离天三尺三！”然而我的腿脚也随即酸痛得难以动弹，三四天以后才缓过来。

下了梵净山，才真的深信：“上山容易下山难”。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我八十之龄，腿脚乏力，已无登高的劲头，连欲望也没有了（乘电梯除外）。但往日登高的经历，却还让我留恋，那里有许多兴味，更有许多哲学的领悟和思考，让我至今难忘。

重阳节的格调

韩振远



中国传统节日众多，如果将几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做比较会发现，春节最喜庆，红红火火，张灯结彩，浑身上下都充满笑意。清明最哀伤，细雨蒙蒙，柳絮飞扬，带给人的是丝丝愁绪。端午最伤感，天渐热，树渐绿，悼先贤，驱崇邪，带给人的是无尽的哀思。中秋最美满，天高气清，皓月当空，团圆的日子带给人的是浅浅的笑意。重阳是最具个性的节日。紧随中秋而来，秋更深，天更凉，风更萧瑟，才过去十多天，大地苍茫，黄花凝霜，晚烟笼细雨，新雁咽寒声，带给人，有对秋的眷恋，对冬的畏惧，有怀乡之情，思亲之叹，更多的是随秋风飞扬的思绪。

在我看来，重阳节是格调最高的一个节日。如果说每个节日都有主色调，那么，春节是喜庆的大红，清明节是朦胧的新绿，端午节是浓郁的墨绿，中秋节是璀璨的金黄，重阳节呢？是淡淡的浅黄，带几分深秋况味，飘几丝薄薄云烟。菊花的高洁，落叶的沧桑，被诗人用思绪交织，能吟出清新高雅的诗句，经画家用水墨调和，可描作浓淡相宜的画面。

中国的传统节日，往往用一种特定的美食增加气氛，庆祝节日，又犒劳肠胃，节日气氛之间，就氤氲出几分油烟味。重阳节是与美食无关的节日，

与中秋一样被称为素节，却连月饼之类的特定食物也没有。在秋风吹叶、遍地黄花中，怀乡思亲，品味重阳之意趣，感受生命之轮回就足够了。

唐朝诗人王维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让我每至重阳节，总会一遍遍地想，茱萸到底是什么样的植物，会有那么大的魅力，让文人们一次次寄托思乡怀亲之情，查相关资料才弄清：这是一种带有淡淡药香味的植物，如春节之柏枝、端午之艾叶一样，可以驱病避邪，没有了茱萸，重阳节还有菊花、美酒和满眼的秋色。在诗人们看来，菊花孤标亮节、高雅傲霜，代表着名士风流。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黄花，就成为文人清高傲世的标识。有菊花美酒，诗人抒怀，重阳节才带上几分高洁，弥漫出几分酒意，飘拂着几分闲逸之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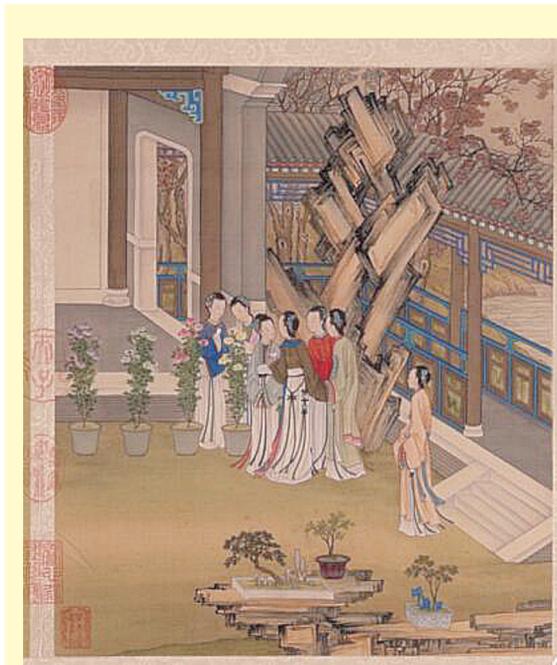
东晋诗人陶渊明孤傲洒脱，超然物外，将重阳节过得飘逸潇洒。这天，秋菊盈园，黄花灿烂，陶渊明在茅庐旁采得菊花满盈，端坐良久，苦无酒饮，远远望见一位白衣人飘然而至，走近了，才知道是江州刺史王弘来送酒。有了酒，陶渊明临菊启坛，醉卧黄花下。这场景不知羡慕多少文人墨客。诗人杜牧过重阳之际，正是失意之时，说的更直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

节，不作登临恨落晖。”好像不菊花满头、酩酊大醉，便对不起这样美好的节日。诗圣杜甫重阳登高时，心情同样不太好，诗句带着几分苍凉：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悲秋之意跃然，将重阳节带入另一种境界。无论怎样的心境，怎样的诗句，有这么多诗人吟菊花、品美酒、咏重阳，古代的重阳佳节就格调高雅、诗意满满。

秋意已深，遍地洒金，重阳本身就是香醇的美酒，可催诗意，可抒情怀，过后，诗人们仍意犹未尽，第二天，还要接着过，古人把这天称作“小重阳”。虽不算节日，对于诗人们来说，一样可以赏菊饮酒，品味秋的况味。李白曾有诗曰：“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似为菊花叹息，实发胸中快意。

我住的小城，每到重阳节，附近的村子会连唱三天大戏，搭起戏台，请来名角，为老人的节日助兴，有几年还支起大锅，做好热腾腾的羊肉泡，村里老人可凭票免费连吃三天。去年，我陪北京的一位客人，恰好住在附近宾馆，听得外面乐声悠扬，不知道怎么回事，赶过去看，只见戏台下坐满了咱首老耆者，突然想起，今天是重阳节，我忘了，老人们忙忙碌碌的儿女们也忘了。这一天，大家都没有过节的雅兴，更没有倾室出游的冲动，直到老人们提马扎、搬板凳，相伴看戏时，才想起，噢，今天是九九重阳节。然而，菊花呢，茱萸呢，登高远眺呢，还有，文人的吟咏唱和呢？

“九九”与“久久”同音，有长久长寿之意，即使只是老人节，重阳之日，与老人一起阖家出游，踏秋色、赏秋菊、品美酒，尽孝道之余，又何尝不是一种雅趣？



《月曼清游图》之“重阳赏菊” 陈 枚 作

團
結
湖

莫吉題